

武 经 七 书

武经七书

摇摇摇摇摇摇摇摇

摇摇摇摇摇摇摇摇

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

【北宋】

摇何去非摇等编

【藏书导读】

《武经七书》是我国古代官方校刊颁行的一部著名的兵书选本，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军事教科书。该书是北宋神宗谕命国子监司业朱服、武学博士何去非等人校定刊行。

《武经七书》集中了我国古代兵书的精华，被自宋以后的历代统治者视为武学经典，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《武经七书》北宋刊本已不可见，现存南宋孝宗或光宗时刻本，原藏清季湖书陆心源皕宋楼，后流入日本；国内有张元济等人编印的《续古逸丛书》影宋本。

《武经七书》共包括七部分：

一、《孙子兵法》，战国孙武所作。被孙中山赞誉为“中国的军事哲学”，是众所周知的第一兵战奇书。

二、《六韬》，战国姜尚撰。该书在中国军事史乃至世界军事史上仍具有重要的军事研究价值。被誉为中华兵战奇书第二。

三、《吴子兵法》，战国吴起著。是世界军事理论宝库中的重要文献，是不可多得的兵战奇书。

四、《司马兵法》，春秋时司马穰苴撰。军事法典，中国兵战理论史上的一大奇书。

五、《尉繚子》，尉繚子撰。提倡正义战争、反对不义之战。史料珍贵，不愧为我国兵战文化中的一大奇书。

六、《三略》，西汉黄石公撰。最早刊本仍藏于日本岩崎氏之静嘉堂，实为兵书一“奇”。

七、《李卫公问对》，唐李靖撰。其形式和内容在兵书中均可称“奇”。

陆心源百宋楼曾藏有此书。

【名家导引】

在晚清四大藏书楼中，浙江占去一半，其中之一便是吴兴陆心源的百宋楼。陆心源（~~吴兴~~，字刚父，别号存斋，晚号潜园老人，祖籍浙江临安，世居吴兴。陆心源年轻时便资质过人，偶见异书，倾囊必购。百宋楼收藏适在咸同兵燹之后，故家藏书，纷纷出售，陆心源“薄富贵而厚于书”，掇拾于兵火幸存，搜罗于蟫断怠朽。故插架益富，~~至~~余年间藏书总数在 ~~五~~万卷以上，素缥緗帙，部居类汇，遂为江南之望。清代藏书家极重宋元旧版，黄丕烈以“百宋一廛”名重天下。陆心源则搜购宋版书 ~~四~~种，取楼名为“百宋”，大有超越“百宋”之势。另辟十万卷楼，专藏明以后精本；建“守先阁”，以贮一般书籍。对百宋楼之藏书，有人评价颇高，甚至认为著名藏书楼天一阁不及百宋楼处有五。有人亦称，陆氏虽题百宋楼以夸其富，却是分析一书为数种，实不过百十部。但不论怎么说，天一、百宋雄峙浙东浙西，不啻两座书城，总是事实。可惜的是，百宋楼、十万卷楼、守先阁的全部藏书却被陆心源之子陆树藩于光绪三十三年（~~1907~~）六月尽数售与日本静嘉堂文库。当百宋楼藏书捆载入东之时，国内学术界、藏书界无不为之扼腕痛惜，叹为我国文化史之惨祸。

六韬^韬

卷第一摇文摇韬

文师第一

【原文】

文王将田，史编布卜曰：“田于渭阳，将大得焉。非龙、非螭，非虎、非罴，兆得公侯。天遗汝师，以之佐昌，施及三王。”文王曰：“兆致是乎？”史编曰：“编之太祖史畴，为禹占，得皋陶兆比于此。”文王乃斋三日，乘田车，驾田马，田于渭阳，卒见太公，坐茅以渔。

文王劳而问之曰：“子乐渔也？”太公曰：“君子乐得其志，小人乐得其事，今吾渔其有似也。”文王曰：“何谓其有似也？”太公曰：“钓有三权：禄等以权，死等以权，官等以权。夫钓以求得也，其情深，可以观大矣。”

文王曰：“愿闻其情。”太公曰：“源深而水流，水流而鱼生之，情也。根深而木长，木长而实生之，情也。君子情同而亲合，亲合而事生之，情也。言语应对者，情之饰也；言至情者，事之极也。今臣言至情不讳，君其恶之乎？”

文王曰：“惟仁人能受至谏，不恶至情，何为其然！”
太公曰：“缙微饵明，小鱼食之；缙调饵香，中鱼食之；缙隆饵丰，大鱼食之。夫鱼食其饵，乃牵于缙；人食其禄，乃服于君。故以饵取鱼，鱼可杀；以禄取人，人可竭；以家取国，国可拔；以国取天下，天下可毕。”

“呜呼！曼曼绵绵，其聚必散；嘿嘿昧昧，其光必远。微哉！圣人之德，诱乎独见。乐哉！圣人之虑，各归其次，而树敛焉。”

文王曰：“树敛若何而天下归之？”太公曰：“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之天下也。同天下之利者，则得天下；擅天下之利者，则失天下。天有时，地有财，能与人共之者，仁也。仁之所在，天下归之。免人之死，解人之难，救人之患，济人之急者，德也。德之所在，天下归之。与人同忧、同乐、同好、同恶者，义也；义之所在，天下赴之。凡人恶死而乐生，好德而归利，能生利者，道也。道之所在，天下归之。”

文王再拜曰：“允哉，敢不受天之诏命乎！”乃载与俱归，立为师。

【译文】

周文王准备去打猎，太史编占卜以后说：“您这次在渭河北岸狩猎，将会有很大的收获。所得的不是龙，不是**彩**，不是虎，也不是黑，根据征兆将得到的是一位公侯之才。他是上天恩赐给您的导师，来辅佐您的事业，使之日渐昌盛，并且施惠于您的后代子孙。”

文王问：“兆辞果真是这样吉利吗？”

史编回答说：“我的远祖史畴曾为夏禹占卜，卜知得到

皋陶，其征兆正与今天的相似。”

文王于是戒斋三天，然后，乘着猎车，驾着猎马，到渭水北岸行猎。终于见到了太公，当时他正坐在长满茅草的河岸上钓鱼。

文王上前向太公致以慰劳之意，并询问他：“您喜欢钓鱼吗？”

太公回答说：“我听说君子乐于实现自己的抱负，普通人乐于做好自己的事情。现在我钓鱼，其道理与这很是相似，而并非真正喜欢钓鱼这件事本身。”

文王问道：“为什么说两者之间有相似之处呢？”

太公说：“钓鱼包含三种权术含义。用厚禄收买人才，这是一种以饵诱鱼的权术；用重金招揽勇士，使其慷慨赴死，这也是一种以饵诱鱼的权术；用官职授予臣僚，使其效忠尽力，这更是一种以饵诱鱼的权术。凡是垂钓都是为了得到鱼，这里面的道理十分深奥，并可以用来观察大的事情。”

文王说：“我愿意聆听这其中的道理。”

太公说：“水的源流深，水流就不息，水流不息，鱼类就能得以生存，这是自然的道理；树的根须深，枝叶就茂盛，枝叶繁茂，果实就能结成，这也是自然的道理。君子情同意合，就能亲密合作，亲密合作，事业就能够成功，这同样是自然的道理。言语应对，通常是用来表达感情的。能说真情实话，那是最好的事情。现在我说真情实话而毫不隐讳，您大概会反感吧？”

文王说：“只有仁德之人才能接受正真的规谏，不厌恶真情实话，我怎么会反感您的谏言呢？”

太公说：“钓丝细微，鱼饵可见，小鱼就会来吃；钓丝适中，鱼饵味香，中鱼就会来吃；钓丝粗长，鱼饵丰盛，大鱼就会来吃。鱼儿贪食香饵，就会被钓丝牵住。人要得到君主的俸禄，就会服从君主的驱使。所以，用香饵钓鱼，鱼就可供烹食；用爵禄网罗人才，人才就能悉为己用。以家为基础取国，国就能据为己有。以国为基础取天下，天下就可全部征服。”

太公感慨地说：“土地幅员广大，国祚绵延久长，但如果不得人心，最后必定是烟消云散。有的国君虽然眼下默默无闻，但若实施清明政治，那么，他的光辉必能够普照四方。微妙啊！圣人之德，就在于独创地、潜移默化地争取人心。快乐啊！圣人之虑，就是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所，并努力制定各种收揽人心的方法。”

文王问道：“那么，该制定什么样的收揽人心的方法，才能够使得天下归顺呢？”

太公回答说：“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，而是天下人共同拥有的天下。能同天下之人共享天下利益的，就可以得到天下。而独占天下利益的，就会失掉天下。天有四时，地生财富，能同人们共同享受利用的，这就是仁爱，仁爱所在，天下之人就会归顺。免除人们的死亡，排解人们的苦难，拯救人们的祸患，扶济人们的危急的，这就是恩德，恩德所在，天下就会归顺。和人们共历忧患，共享欢乐，好恶一致的，这就是道义，道义所在，天下之人就会争先恐后地去归附。人们无不厌恶死亡而乐于生存，喜欢恩德而追求利益，能为天下人创造利益的，这就是王道。王道之所在，天下就会归顺。”

文王再次拜谢后说：“您讲得太正确了。我岂敢不接受上天的旨意！”于是，就把太公请上自己的猎车，一起回到国都，并拜太公为师。

盈虚第二

【原文】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天下熙熙，一盈一虚，一治一乱，所以然者，何也？其君贤不肖不等乎？其天时变化自然乎？”太公曰：“君不肖，则国危而民乱，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，祸福在君不在天时。”

文王曰：“古之贤君要得闻乎？”太公曰：“昔者帝尧之王天下，上世所谓贤君也。”

文王曰：“其治如何？”太公曰：“帝尧王天下之时，金银珠玉不饰，锦绣文绮不衣，奇怪珍异不视，玩好之器不宝，淫佚之乐不听，宫垣屋室不垲，薨、桷、椽、楹不斫，茅茨偏庭不剪。鹿裘御寒，布衣掩形，粝粮之饭，藜藿之羹。不以役作之故，害民耕织之时。削心约志，从事乎无为。吏忠正奉法者，尊其位；廉洁爱人者，厚其禄。民有孝慈者，爱敬之；尽力农桑者，慰勉之。旌别淑慝，表其门闾。平心正节，以法度禁邪伪。所憎者，有功必赏；所爱者，有罪必罚。存养天下鰥、寡、孤、独，振赡祸亡之家。其自奉也甚薄，其赋役也甚寡。故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，百姓戴其君如日月，亲其君如父母。”文王曰：“大哉，贤德之君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文王询问太公说：“天下如此纷杂熙攘，有时强盛，有时衰弱，有时安定，有时混乱，所以这样，究竟是什么缘故？这是因为君主贤与不贤不一样的关系？还是因为天命变化自然递嬗的结果？”

太公回答说：“君主不贤，则国家危亡而民众动乱；君主贤明，则国家安定而民众服从。所以，国家的祸福在于君主的贤明与否，而不在于什么天命。”

文王问：“古代贤君的情况，我可以听听吗？”

太公答：“从前帝尧统治天下，上古的人们都称道他为贤君。”

文王问：“他是怎样治理国家的？”

太公说：“帝尧统治天下的时候，不用金银珠玉作装饰品，不穿锦绣华丽的衣服，不观赏珍贵奇异的物品，不把玩好之器视作宝贝，不听淫佚的靡靡之音，不用白土粉饰宫廷的墙垣，不雕饰薨、桷、椽、楹，不修剪庭院中的茅草。以鹿皮为裘衣抵御寒冷，用粗布裁衣遮蔽身体。吃粗粮做的饭，喝野菜煮的汤。不因为征发劳役而妨害耽误农民的耕织。抑制自己的欲望，清静无为。官吏中忠正守法的就升迁爵位，廉洁爱民的就增加俸禄。对人民中孝敬长辈、慈爱晚辈的人给予尊敬，对人民中尽力从事耕作、发展蚕桑的人给予慰勉鼓励。区别善恶良莠，表彰褒扬善良人家。提倡心志公平，节操端正，并用法令制度来禁止邪恶诈伪。对自己所厌恶的人，他若立有功勋同样给予奖赏；对自己所喜爱的人，他若犯有罪行同样给予惩罚。慰问和赡养天下那些鳏、寡、孤、独的人，救济和赈赡那些遭受天灾人祸的家庭。至

于帝尧他自己的生活的，则是非常的俭朴，征发民众的赋税劳役也很轻微。因此，天下民众富足安乐而没有饥寒的面容，百姓爱戴这样的君主就像景仰日月一样，亲近这样的君主就像亲近自己的父母一样。”

文王感叹地说：“帝尧这位贤君的德行是多么的伟大啊！”

国务第三

【原文】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愿闻为国之大务，欲使主尊人安，为之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爱民而已。”文王曰：“爱民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利而勿害，成而勿败，生而勿杀，与而勿夺，乐而勿苦，喜而勿怒。”

文王曰：“敢请释其故。”太公曰：“民不失务，则利之；农不利时，则成之，省刑罚，则生之；薄赋敛，则与之；俭宫室台榭，则乐之；吏清不苛扰，则喜之。

民失其务，则害之；农失其时，则败之；无罪而罚，则杀之；重赋敛，则夺之；多营宫室台榭以疲民力，则苦之；吏浊苛扰，则怒之。

“故善为国者，驭民如父母之爱子，如兄之爱弟。见其饥寒，则为之忧；见其劳苦，则为之悲；赏罚如加于身，赋敛如取己物。此爱民之道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周文王询问太公说：“我愿意倾听治国的根本道理，要

想使君主受到尊崇，民众得到安宁，应当怎么办呢？”

太公答道：“只要爱民就行。”

文王问道：“应当怎样爱民呢？”

太公说：“使民众获得利益而不要损害他们，使民众取得好收成而不要耽误他们的农时，使民众生存下去而不要无辜加以杀戮，给予民众好处实惠而不要掠夺侵占，使民众安乐而不要使其蒙受痛苦，使民众喜悦而不要激起他们的怨怒。”

文王说：“请您解释一下其中的道理。”

太公说：“民众不失掉职业，就是得到利益；农时不被耽误，就是促成了民众的生产；减省刑罚，就是保障了民众的生存；少征收赋税，就是给了民众实惠；少缮修宫室台榭，就是使民众安乐；官吏清廉，不苛扰盘剥，就是使民众喜悦。反之，如果使民众失掉职业，就是损害了他们的利益；农时受到耽误，就是败坏了他们的农事；民众无罪而妄加惩罚，就是对他们进行杀戮；横征暴敛，就是对他们进行掠夺；大肆营建宫室台榭而使民力疲惫，就是给民众造成痛苦；官吏贪污苛扰，就会激起民众的愤怒。

“所以，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，统驭民众就像父母爱护子女、兄长爱护弟妹一样。见到他们饥寒，就为其忧虑；见到他们劳苦，就为其悲痛；对民众施行赏罚，就像自己身受赏罚一样；向民众征收赋税，就像夺取自己的财物一样。所有这些，就是爱民的道理。”

大礼第四

【原文】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君臣之礼如何？”太公曰：“为上惟临，为下惟沉，临而无远，沉而无隐。为上惟周，为下惟定。周则天也，定则地也。或天或地，大礼乃成。”

文王曰：“主位如何？”太公曰：“安徐而静，柔节先定；善与而不争，虚心平志，待物以正。”

文王曰：“主听如何？”太公曰：“勿妄而许，勿逆而拒；许之则失守，拒之则闭塞。高山仰之，不可极也；深渊度之，不可测也。神明之德，正静其极。”

文王曰：“主明如何？”太公曰：“目贵明，耳贵聪，心贵智。以天下之目视，则无不见也；以天下之耳听，则无不闻也；以天下之心虑，则无不知也。辐凑并进，则明不蔽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周文王询问太公说：“君主与臣民之间的礼法应该怎样？”

太公回答道：“为君主的要能洞察下情，为臣民的要能驯服虔敬。洞察下情在于不疏远民众，驯服虔敬在于不隐瞒私情。为君主的要普施恩惠，为臣民的要安分守职。普施恩惠，要像苍天那样覆盖万物；安分守职，要像大地那样稳重厚实。君主效法苍天，臣民效法大地。这样，君臣之间的礼法就可以圆满构成。”

文王问：“处于君主地位的，应该怎样做才好？”

太公说：“应该安详稳妥而沉潜清静，应该柔和节制而胸有成竹；要善于施恩予民而不同他们争利，做到虚心静气而公道无私，处理事务则要公平正直。”

文王问：“做君主的应该怎样倾听意见？”

太公答道：“既不要轻率地赞许，也不要粗暴地拒绝。轻率赞许就容易丧失主见，粗暴拒绝就容易闭塞言路。君主要像高山那样，使人仰慕不已；要像深渊那样，使人莫测其深。神圣英明的君主之德，就是清静公正达到极致。”

文王问：“做君主的怎样才能洞察一切呢？”

太公说：“眼睛贵在能明察，耳朵贵在能敏听，头脑贵在能思虑周详。依靠天下人的眼睛去观察，那么就能无所不见；凭借天下人的耳朵去倾听，那么就能无所不闻；利用天下人的头脑去思虑，那么就能无所不知。如果四面八方的意见消息都汇集到君主那里，那么君主就能够洞察一切而不受蒙蔽了。”

明传第五

【原文】

文王寝疾，召太公望，太子发在侧，曰：“呜呼！天将弃予，周之社稷将以属汝，今予欲师至道之言，以明传之子孙。”

太公曰：“王何所问？”文王曰：“先圣之道，其所止，其所起，可得闻乎？”太公曰：“见善而怠，时至而疑，知

非而处，此三者，道之所止也。柔而静，恭而敬，强而弱，忍而刚，此四者，道之所起也。故义胜欲则昌，欲胜义则亡，敬胜怠则吉，怠胜敬则灭。”

【译文】

文王卧病在床，召见太公望，太子发也在床旁。文王叹息说：“唉！上天就要终结我的生命了，周国的社稷大事就要托付给您。现在我想要听您讲讲至理明言，以便明确地传给子孙后代。”

太公问道：“君王您要问些什么呢？”

文王说：“古代圣贤治国安民之道，所要废弃的是什么，所要推行的又是什么？这中间的道理，您可以讲给我听听吗？”

太公说：“见到善事却怠惰不为，时机来临却迟疑不决，明知有错却泰然处之，这三种情况是先圣治国之道中所要废止的。柔和而能清静，谦恭而能敬谨，强大而能自居弱小，隐忍而能内蕴刚强，这四点就是先圣治国之道中所要推行的。所以，道义胜过私欲，国家就昌盛，私欲胜过道义，国家就衰亡；敬谨胜过怠惰，国家就祥和，怠惰胜过敬谨，国家就覆灭。”

六守第六

【原文】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君国主民者，其所以失之者何也？”
太公曰：“不慎所与也。人君有六守、三宝。”

文王曰：“六守何也？”太公曰：“一曰仁，二曰义，三曰忠，四曰信，五曰勇，六曰谋，是谓六守。”

文王曰：“慎择六守者何？”太公曰：“富之而观其无犯，贵之而观其无骄，付之而观其无转，使之而观其无隐，危之而观其无恐，事之而观其无穷。富之而不犯者，仁也。贵之而不骄者，义也。付之而不转者，忠也。使之而不隐者，信也。危之而不恐者，勇也。事之而不穷者，谋也。人君无以三宝借人，借人则君失其威。”

文王曰：“敢问三宝？”太公曰：“大农、大工、大商谓之三宝。农一其乡，则谷足；工一其乡，则器足；商一其乡，则货足。三宝各安其处，民乃不虑。无乱其乡，无乱其族，臣无富于君，都无大于国。六守长，则君昌；三宝完，则国安。”

【译文】

文王询问太公道：“统治国家、管辖民众的君主，其之所以失掉国家和民众的原因是什么？”

太公回答说：“那是用人不慎所造成的。人君应当做到‘六守’、‘三宝’。”

文王问：“‘六守’是什么呢？”

太公说：“一是仁爱，二是正义，三是忠诚，四是信用，五是勇敢，六是智谋。这就是所谓的‘六守’。”

文王问：“怎样慎重地选择拔擢符合‘六守’标准的人才呢？”

太公说：“使他富裕，以观察他能否不逾越礼法；使他尊贵，以观察他是否不骄傲自大；委以重任，来观察他是否能毫不犹豫去完成；指派他处理问题，来观察他是否能不隐

瞒欺骗；让他置身危难，来看他能否临危不惧；让他解决突发事件，来看他能否应付裕如。富足而能不逾越礼法的，是仁爱之人；尊贵而能不骄傲的，是正义之人；身负重任而能毫不犹豫去做的，是忠诚之人；处理问题而能不隐瞒欺骗的，是守信之人；身处危难而能无所畏惧的，是勇敢之人；面对突发事件而能应付裕如的，是足智多谋之人。同时，君主不要把‘三宝’交给他人，如果把‘三宝’交给他人，那么君主就会丧失自己的权威。”

文王问：“您说的‘三宝’是指什么？”

太公说：“重视农业、手工业、商业，这三件事情叫做‘三宝’。把农民聚集在一个地方进行生产，粮食就充足；把工匠聚集在一个地区进行生产，器具就充足；把商贾聚集在一个地区进行贸易，财货就充足。让这三大行业各安其业，民众就不会寻思变乱了。不要打乱这种乡村经济组织，也不要拆散人们的家族组织。使臣民不得富于君主，城邑不得大于国都。具备‘六守’标准的人才得到任用，那么君主的事业就能昌盛兴旺；‘三宝’发展完善，那么国家就能长治久安。”

守土第七

【原文】
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守土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无疏其亲，无怠其众，抚其左右，御其四旁。无借人国柄，借人国柄，则失其权。无掘壑而附丘，无舍本而治末。日中必彗，操刀必